

周末了

随笔 星期三
B05-B08
2013.12.4

一盘活棋两个“眼”

□叶小文

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和推进,就像在下一盘头绪繁多、错综复杂、厮杀激烈的围棋,形势驾驭,棋形死活、力量消长、最后胜算,关键在于是否在棋形上做出两个“眼”,且必须是“真眼”。

一个“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始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思想解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干预过多、市场体系不完善、监管不到位。

新一轮改革,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大力推进市场准入和竞争方面的改革。除了个别特殊行业外,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平等进入,公平竞争,同时也就需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资源配置指的是生产要素配置,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还有技术管理,为此必然导致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决定机制等改革。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政府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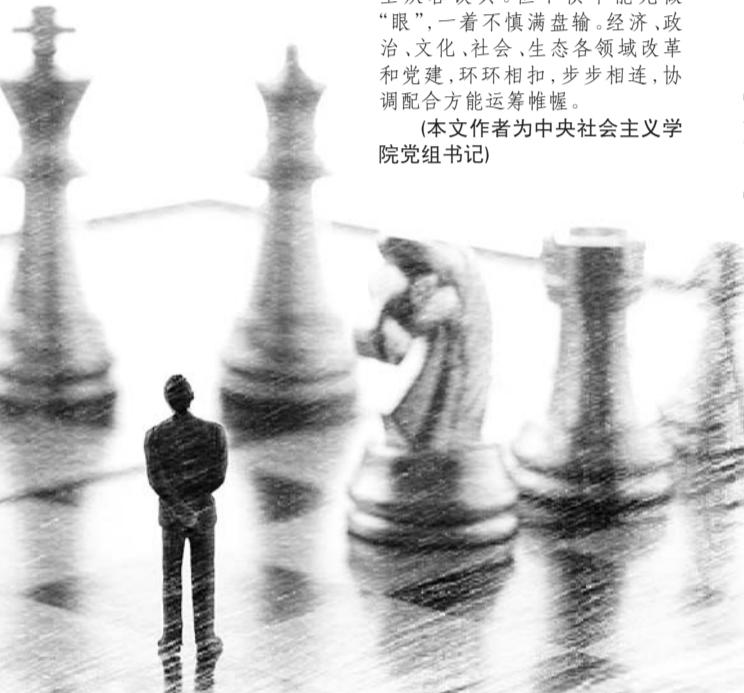
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过去的改革,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今天的改革,一个“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群众求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将竞相迸发。

另一个“眼”: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管体系等诸多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如何实现民主,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主动或被动地充当西方民主制度实验品的也有,结果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



对转基因的联想

□王佐良

世界上只要有新事物出现,各种非议必随之而来,转基因也不例外。由于转基因与食物紧密相关,各种议论、怀疑、否定更层出不穷。但转基因仍然越来越多,当然,否定之声也愈发甚嚣尘上,甚至有科学工作者出面,全盘否定转基因作物的增产、抗虫和防病害优势。人们怀疑,转基因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肌体损害。据说,其损害要一千年、一万年以后才会知道,到那时候,后悔莫及。也有人说,东北某地,老鼠吃了转基因玉米,发生了变异。还有法国的研究小组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作物造成癌症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人们视转基因如洪水猛兽,连大量生产转基因种子的欧洲也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销售。还有的,把转基因的粮食作物作为非转基因出售,以防在海关遇到麻烦。

转基因,它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想,转基因遇到的是老问题——观念问题。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地球上的生命只有一个起源——最原始的那个始祖细胞。不管它从何而来,反正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均源自于它。几十亿年前的某个时候,它诞生了,不论以何种方式,它开始了繁育我们今天无数多样的生命的艰难里程。也许,地球上那时有很多不同的细胞诞生并开始生长、增殖、进化,但其中必有一个是胜利者。如果它在最初的生存竞争中失败,就不会把它的遗传

信息传递下来,从最低等的单细胞生物一直传递到最高等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老鼠、猴子等等动物身上所作的各种药物试验,怎么可以最终用到人的身上?因为老鼠的很多基因与人相同或者相似,更不用说猪了。据我所知,科学界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生物,它的遗传密码不是存储在双螺旋结构中。如果有,那就说明,地球上曾经有过完全不同起源、性质相异的生物。如果谁发现了这种生物,别说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获什么奖都不为过。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不同祖先的地球生物的踪迹。就人们已知的生物来说,它们或他们的遗传方式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它们)是同一个祖母细胞的后裔。

如果不是有人存心要损害人类,把有害人类健康的基因转入无辜的粮食和其他食物中,对转基因,大可不必谈虎色变。想当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也曾这样大惊小怪,对新的作物栽培技术提出种种质疑,甚至危言耸听,但一百年过去了,今天的人类健康并没有因为那时候栽培技术的改变受到损害。想想最初的人类,在原始森林里艰难觅食,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没有吃过?再想想走出森林的人们,从荒野里偶然采集了可食用的野生稻谷、麦粒、玉米、土豆,经过那一双双笨拙的手的栽种,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天然的、无意的杂交和繁育,才变成了人们可以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让地球上拥挤的

我们的民主之路,要和平、稳定的民主政治,不要暴力连连、社会动荡;要统一、有序的民主发展,不要国家分裂、一盘散沙;要繁荣发展的民主建设,不要经济停滞、生活倒退;要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不要暗流涌动的混乱争斗;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不要官员腐败、政府变质;要吸收人类民主政治建设共同文明成果,又与本国实际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避免封闭保守,简单照搬。

我们的民主之路,有方向,有原则,有定力,有中国创新。在努力改进、逐步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将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形式之一,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序地增强和发挥社会活力。

一盘活棋两个“眼”,纹枰对坐从容谈兵。但下棋不能光做“眼”,一着不慎满盘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改革和党建,环环相扣,步步相连,协调配合方能运筹帷幄。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深秋了,树叶不再长了,不再绿了。红的红,黄的黄,飘的飘,落的落。

记得上个星期在中国石油大学讲文学,“互动”时有个男生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告诉他,同样看见一片树叶落下,懂文学的人和不懂文学的人,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在前者眼中,飘落的可能是一首诗、一支歌、一缕秋思;而在后者看来可能仅仅是一片落叶。这就是文学的用处。就此而言,我觉得懂文学的人说不定比一般人幸福好多倍,而且这种幸福无需任何经济代价,不劳而获。

也巧,日前看报,上面说俄罗斯某座城市通

落叶的文学性

□林少华

过一项法律:不得清扫落叶,已经清扫的必须送回原处。这让我再次认识到,俄罗斯果然是个诗意图民族。生活中可以没有面包没有伏特加没有壁炉,但不能没有诗。也就是说,地上的落叶可能比地上落的卢布还金贵!

同是落叶,在吾国一些城市可就没那么金贵了:落叶被归为垃圾。一位大学同事告诉我,前几年大学本科教学评估期间,他所在的那所蛮够档次的大学的校长下令把深秋时节校园所有树叶全部打光,以免教育部派来的评估检查团把不知趣飘落的树叶视为垃圾,或不巧落在检查团某位女士头上影响其心绪,致使评估减分。我笑道,若那位女士是诗人,正巧诗兴大发,加分倒大有可能。对方说我太迂,诗人怎么能是检查团成员呢!

好了,不说这个了,说这个影响心绪,说回眼下的落叶。

一夜秋雨敲窗,翌日早上出门,只见校园那条路两侧的枫树叶落了一地。深红色的、浅红色的、红黄相间的、红黄莫辨的……或一片片贴在路上,或一叠叠铺在路旁,令人不忍落脚。而一抬头,雨后的晨光正一缕缕射在树上的枫叶上,光影斑驳,玲珑剔透,恍若置身梦境。再往前走就是高大的悬铃木了。夜雨洗去叶片的尘埃,增加了叶片的润泽,在清晨的阳光下更加显得五彩斑斓,闪闪生辉。粗大的枝条左右交叉,编织成幽深而璀璨的长廊。间或有一两片款款飘落,宛如思凡仙女的彩裙。悬铃木尽头,一棵挺拔的银杏树守在老外语楼前。那是我最熟悉的一棵银杏。十年来,它看着我在教室里上课,我看着它在教室外长大。春天看它舒眉展眼鼓出嫩芽,夏天看它伸腰直背上下葱茏,秋天看它娉婷婷满树夕阳。而时有两三把金色的小扇子随风飘进窗口,翩然落在讲台,落在打开的书页——是想蹭课听日语、学翻译么?是想求我在扇面题写俳句么?而当书合上的时候,它便乖巧地变成书签告诉我下一节从哪里开始。说实话,几年前迁往新校区上课的时候,最舍不得的就是这棵银杏。新校区固然崭新漂亮,可惜教学楼窗外还是教学楼。

我站在这棵银杏树下抬头细看。树叶金灿灿,黄晶晶,深邃,通透,洒脱。你知道自己再不能通过光合作用向母体输送营养了,便为了减轻母体的负担而毅然决定离开母体,飘落下来化为柔软的毯温暖树根,以便母体凌风斗雪养精蓄锐,在下一个春天到来时长出更多更绿的叶片——那是你的再生吗?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你此刻正在展示今生最后的辉煌,以此举行告别母体的庄严仪式。

也不仅银杏,枫树、悬铃木等许多树木的叶片尽皆如此。人是不是如此呢?我猜想也是如此。如果把人世、把世界比作一棵树,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即是一片树叶,总有一天褪去生机勃勃的绿色,而逐渐变老变黄,最后悄然飘落。什么时候飘落诚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飘落前展示怎样的光彩。

最后我想引用日本当代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先生的话结束这篇小文章。先生在《一片树叶》那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一片树叶的飘落决不是无意义的,而同整棵树的生命密切相关。正因为一片树叶上有诞生与衰老,树才得以一年四季生生不息。一个人的生死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中意死。珍惜赋予自己的生,同时珍惜别人的生命。而生完结时回归大地,应该是一件幸事——这与其说是我观察院子里树上一片树叶获得的感悟,莫如说是一片树叶向我静静讲述生死轮回的真谛。”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